

用爱心传递温暖 以行动诠释大爱

——全省“结对帮扶·爱心甘肃”工程建设推进会暨表彰大会发言摘登

编者按 5月15日,全省“结对帮扶·爱心甘肃”工程建设推进会暨表彰大会在兰州召开,隆重表彰50个爱心集体和60名爱心人士,他们用善举书写温暖、用行动诠释大爱,在全社会树立了扶孤、助残、济困的标杆和榜样。3名受表彰代表在大会上发言,现摘编刊发。



我的「爱心妈妈」之路

张掖市民乐县未来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 张小燕

大家好,我叫张小燕,是一名社会工作者。得知要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分享我的故事,我内心惶恐又难为情。这三年,“结对帮扶·爱心甘肃”工程如春风吹遍陇原大地,让扶孤、助残、济困的良好社会风尚蔚然成风,落地生根。我无比庆幸自己是其中的一员。

我的“爱心妈妈”之路,始于一份母亲的愧疚。因常年外出,我的孩子曾是留守儿童。每次想起他孤僻胆怯、眼泪汪汪的样子,我心里仍隐隐愧疚。

这份亏欠,让我对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有了更深的了解。我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:建一个“儿童之家”,既带自己的孩子,也照看那些留守儿童。

可真要建这个“家”时,才发现没那么简单。手续怎么办?孩子多了怎么照看?吃喝拉撒怎么解决?又一个又一个问题摆在我面前。

好在,我不是孤军奋战。有人帮忙推动办理证件,让我和孩子们的“家”合法合规;家人也被我动员起来,忙前忙后。各方帮助下,“留守儿童之家”的工作逐步步入正轨。

但挑战依然不少。自家一个孩子都不好带,这么多孩子在一起,有的不会刷牙,有的不愿洗脚;有的哭闹不休,有的不肯睡觉……我挨个教,一个个哄。说实话,很忙、很累,但总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对的事。

有一年暑假快结束了,孩子们要离开“儿童之家”。送走最后一个孩子,我转身准备离开时,一个孩子突然拉开车门冲下来紧紧抱住我,哽咽着喊:“张妈妈!我不想走!我舍不得你!”那一刻,我愣住了。紧接着,越来越多的孩子下车,流着泪抱着我喊“张妈妈”“张妈妈”,我的眼睛湿润了,泪花里有不舍,又满是喜悦与自豪。

那时起,我又多了80多个“孩子”。那一声声“张妈妈”,更坚定了我走下去的信心与决心。

乘着“结对帮扶·爱心甘肃”工程建设的东风,我们注册了“未来星儿童关爱中心”,将关爱延伸到全县。我们跑遍了172个村,为325名特殊困境儿童建档立卡,提供心理抚慰、亲情陪伴,把安全课堂、心理辅导送进乡村小学。

一次入户,我推开门,院子坑坑洼洼,屋里乱七八糟,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9岁的小宇缩在炕角,穿着一件又薄又脏、看不出颜色的衣服,一声不吭。

我轻声喊他,他不理。我伸手想摸摸他的头,他猛地往后一缩,眼里全是戒备。那种眼神,像针一样,扎进我心里。

当天回到家,我就发动亲友捐款,用大家捐的钱买了被褥、衣物。第二天和志愿者上门,屋里屋外一通大扫除,又给小宇洗洗刷刷,换上新衣服,小男孩原来俊得很。之后我们一周上一次门,慢慢陪伴、耐心引导,小宇渐渐愿意抬头、开始说话,眼里也有了光。

看着他的变化,我知道,我的坚持有了最好的答案。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?我们成立了爱心驿站,吸纳社会各界的爱心力量,根据孩子们的需求开展相应的跟踪救助服务。

随着“结对帮扶·爱心甘肃”工程建设的持续推进,我们的爱心事业也在不断拓展、延伸。我们探索打造多元化的关爱保护模式,对接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,形成“两城三镇”爱心服务网络,可以常态化开展困境、留守儿童关心关爱活动。

用心守护孩子们的同时,我们也把目光投向村里的老人。我常常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,听他们念叨年轻时的经历,哪怕翻来覆去讲同样的话,我也认真听。过年一起包饺子,端午一起煮粽子,中秋一起吃月饼,我想让他们知道:他们有人惦记,有人心疼,有人把他们放在心上。

于是,我们组建“夕阳红志愿服务队”,种植“公益蔬菜大棚”,给老人送去新鲜蔬菜;我们对接“爷爷奶奶陪伴计划”“张掖市公益助餐”等项目,为他们送去更贴心的陪伴和关怀……慢慢地,老人对我们从最初的陌生疏离,变得亲近信任。

我时常觉得,我这里就是一个爱心集散地。无数爱心在这里汇聚、升温、传递。这些来自党员干部、在校学生、社会各界人士的爱,会通过我们的手,辐射出去,照亮孩子的童年,温暖老人的晚年。

关爱不是一阵风,而是一股永不停歇的力量。我会一直在路上,守着那些孩子,陪着那些老人,让这份关爱更实、更细、更长久。

(新甘肃·甘肃日报记者 石丹丹 整理)

我要讲的爱心帮扶故事,从一次不成功的握手开始。握手这件事,多简单,但是小宙不会。对他来说,握手像是一门失传的语言。他不懂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,更不知道该如何把自己的小手交到另一双手里。

小宙是一个唐氏综合征患儿。2023年的“六一”儿童节,我第一次去看小宙,和他妈妈聊了很久,却一直不见孩子。直到卧室传来一阵断断续续、微弱的“啊,啊”声,我才注意到,门后躲着一个小小的身影。

这就是小宙,当年11岁。他看我的眼神里,没有好奇和打量,只有害怕和躲闪。他缩在门框后面,只探出半张脸,手里攥着一个透明塑料袋,不停地晃,发出沙沙的声响。

我笑着冲他说:“来,握个手吧!”可我的手刚抬起来,他就猛地缩了回去,仿佛我伸出去的不是手,而是一把会伤害他的刀。

我被他的反应吓了一跳。我也是个母亲,两个孩子比他小得多,却会撒娇、会耍赖,会搂着我的脖子说“妈妈,我爱你”。而眼前这个孩子呢?他躲在门后,不敢伸手,就像把自己封在一座无人的孤岛上。

他母亲跟我说话时,眼眶一直是红的。她说:“只要我在,我就不会丢下他。可是等我老了,不在了,他可咋办?过马路不认识红绿灯,上厕所分不清男女,拿着钱也不会买东西……我怎么办?”

我想,我得做点啥。该怎么做呢?我没有特殊教育的经验,但我想,孩子总该是喜欢吃零食的。我就照着给女儿买零食的习惯,每次上门拎些糖果、饼干、薯片。起初,他还是躲,我也不强求。慢慢地,他会走到桌边偷偷看。渐渐地,他懂了,这个常来家里的阿姨,是带着善意的。

几个月后,我再次笑着伸出手:“来,小宙,握个手吧?”他愣了愣,没有后退,反而往前凑了凑。这样普通的一个小动作,对他来讲,却是生命里的一次“破冰”之举。

怎样更进一步?我从擦桌子教起,帮助他掌握一些生活技能。

他静不下来,经常擦着擦着就甩抹布玩,听到外面有动静就往出跑。一两遍不成,就十遍百遍。我一遍遍地教,一次次地陪,对自己的孩子都没有这么耐心过。终于,他学会了。

叠衣服、端饭菜、剥大蒜、搓玉米……一样一样来,一样一样学,在一次次的重复劳动里,他的双手越来越灵活、协调。

我也陪他识字、认数,从网上定制了特殊的描红本,每一页都印着他的名字,只要得空就陪他一笔一画地描。现在,他能歪歪扭扭写出自己的名字了。

我还在他家墙上贴上红绿灯、男女厕所的标识,帮他辨认。如今,他能自己穿过四五个红绿灯,从两公里外的康复中心走回家了。

时间像流水,却改变了石头的模样。

时隔不久的春节再去,刚进门,小宙就起身搬起小板凳放在我脚边,然后走到桌前倒了杯水,小心翼翼地端给我,含糊不清地说:“喝,喝。”水是凉的,可他小手握过的杯子却有温度。我高兴又心酸,说了声:“谢谢,小宙。”

后来,周末或节假日,我常常带上两个女儿一起去,因为小宙没有同龄玩伴,很孤单。见面多了,小宙变得放松,会认真听妹妹说话,会抓豆子往她们口袋里塞。最让我意外的,是有一次三个孩子在院门口玩,离马路很近。突然,小宙把两个妹妹拉到身后,用不太连贯却很大的声音喊:“车!车!”车辆从他们身旁一闪而过。

那一刻,我觉得小宙像个英雄。以前的他,完全没有安全意识,常在马路上乱跑,不知道天黑回家。现在,那个需要我们保护的孩子,竟学会了保护我们!

三年一晃而过。如今,只要我的车开到小宙家门外,院里就传来急促又兴奋的脚步声。大门“吱呀”打开,我最先看见的,总是小宙那有点木木的却乐呵呵的笑脸。我还是会走到他面前,伸出手,像过去无数次那样说:“来,握个手吧!”现在,他不再迟疑,会迎上来,用两只小手紧紧攥住我的手,使劲摇啊摇。

当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时,暖的是手,热的是心。“结对帮扶·爱心甘肃”的意义,正在于此——你帮一把,我拉一下,日子就有了奔头;你出份力,我尽份心,陇原就有了温度。我愿与大家一道,紧握这根爱心接力棒,一棒一棒传得稳当,一程一程跑得坚定,把细微的关怀化作力量,把朴素的善意汇成星河,在陇原大地上生生不息。

(新甘肃·甘肃日报记者 苏家英 整理)



「来,握个手吧!」

陇南市武都区黄坪镇党委书记 王翔

2023年,我省“结对帮扶·爱心甘肃”工程建设启动后,陇南市、武都区作了详细部署,黄坪镇也对全镇的孤儿、困难重度残疾人、特困家庭进行“拉网式”排查,不遗漏任何一个困难群众。

这些年,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引领下,在产业发展的带动下,在惠民政策的帮扶下,黄坪镇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。但是有一类群体,是我们需要格外关注、格外关爱、格外关心的——他们就是困难群众。

现在国家政策好,各种帮扶措施兜着底,吃穿不愁,看病有报销,基本生活也有了保障。对于困难群众,他们最怕的,是孤独,是觉得自己不如人,是被这个热闹的世界远远地甩在了身后。

一开始,我只把“结对帮扶·爱心甘肃”工程建设当成常规任务来抓。但是,当我坐在困难群众的炕头上,一次次和他们拉家常时,我越来越意识到——政策帮扶托的是底,结对帮扶,帮的是心。

我们的干部,平时路过帮扶对象家,都会进去瞅一眼,就跟走亲戚一样。

有一天我刚进陈王村,就看见一位80多岁的老人拄着拐棍走过来,他拉着我的手,给我竖了个大拇指。他说的话我记到现在:“共产党好啊,干部们都记着我这老伙计。”

那一刻,我真正理解了“结对帮扶·爱心甘肃”工程的意义。我们多看一眼、多问一句、多跑一趟,就能让困难群众感受到被关爱。

今天,我想讲讲我和一对姐弟的结对故事。

在结对帮扶前,我就认识付婉婷、付家祥。2023年初,我刚到黄坪镇工作。镇政府旁边就是黄坪小学。有一天中午,我看见他俩蹲在校门口啃干馒头,衣服是脏的,手是皴的。那会儿刚开学,山里风大,他们缩着脖子,在冷风里啃馒头。

到底为啥,两个孩子连口热饭都吃不上?

下午我就找到校长了解情况。原来这两个孩子家里情况特殊:母亲患有重度精神病,父亲靠放羊为生。12岁的付婉婷智力障碍,还患有先天性肾积水,9岁的付家祥带着姐姐一起上学。学校离家远,中午回不去,只能带馒头当午餐。

我当时就对校长说:明天开始,让两个娃到镇政府大灶上吃饭!伙食费我来交!

第二天中午,我把他俩领到大灶,两个孩子狼吞虎咽,我既怕他们吃不饱,又怕吃撑了。

从那天开始,他们中午吃上了热饭。

2024年,我的第一个结对关爱对象因病去世后,我主动申请,结对帮扶姐弟俩。

第一次上门,得知付婉婷肾积水很严重,可她父亲却不敢带孩子外出看病。我对他说:“娃的病要看呢。现在看病能报销,花不了多少钱。”后来我帮着联系医院,驻村干部陪着去市医院做手术,肾积水的问题基本解决了。

让我更担心的是付家祥。这个9岁的男孩智力正常,但因为长期和姐姐在一起,自卑沉默。

我和孩子的父亲说:“如果让他继续照顾姐姐,这个娃就毁了。”他的父亲摇头表示没办法。我说:“办法我来想。”

刚好陇南育才学校来镇上搞活动,我认识了学校的团委书记。通过他,我找到校方协调。最终,这所寄宿制民办学校愿意接收付家祥,并免除所有学费。我又四处联系社会爱心人士,筹到了两万元生活费。

去年春季开学,我们把他送到了学校,买好生活用品,铺好了床。看着他坐在床边,眼神里既兴奋又有些不知所措,我的心里又高兴又担心——那种心情,就跟送自己的孩子上学一样。

去年“五一”假期,我早早就买好零食和书籍去看他。付家祥老远就跑了过来,接过我手里的东西。进了家门,他还是有些羞涩,但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:“谢谢你,叔叔。”

那一刻,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我又想起当初他蹲在校门口啃馒头的样子。可是现在的他,和几个月前判若两人。他们家,也因为孩子的变化,重新有了生机。

我常常在想,我们到底能帮困难群众什么?是金钱?是物质?可能不止这些。我们能帮的,还有经常上门拉家常的暖心,经常有人来看望的安心,遇到事时多一个人商量的放心。

三年来,黄坪镇的结对关爱工作稳步推进。困难群众心气顺了,矛盾少了,我们的工作更好开展了。黄坪镇还评上了全市先进。

比起荣誉,我更在意的是那位老人竖起的大拇指,是付家祥那句“谢谢你,叔叔”,是每一个困难群众因为我们,觉得生活还有奔头。

我们是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,所以更要让困难群众的路走得稳当。困难群众的底气,是身后永远有党委政府,永远有一群心在一起的党员干部。

(新甘肃·甘肃日报记者 李永萍 整理)

本版图片摄影:新甘肃·甘肃日报记者 冯乐凯

让困难群众感受到被关爱

陇南市武都区黄坪镇党委书记 王翔

定西市第二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童晓莉